

曲艺的生命永远扎根民间现场

——从第十二届中国曲艺节说开去

□ 赵倩

从茶馆书场到手机里的短视频、直播，曲艺不依赖繁复道具、庞大乐队与华丽舞台，便能把历史兴衰、人情冷暖讲给众人听。它既在休闲娱乐、民俗仪式里，也在人们的笑点、泪点、乡音和人情往来里。曲艺当以怎样的形式进入当代生活？第十二届中国曲艺节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。

走到百姓身边。8场展演覆盖剧院、校园、古镇、广场等点位。其中，“曲苑撷英·牡丹绽放”牡丹奖得主惠民演出走进四川武胜县沿口古镇，在石阶、老码头旁开演，“新撂地”式演出，让观众在日常空间里感受曲艺的现场温度。

突出时代表达。开幕式以东汉击鼓说唱俑为向导，串联中原、江南、岭南、北方、西部5个篇章；评弹与西北花儿相遇，东坑木鱼歌融入了现代说唱与潮流音乐。

走近“下一代”。少儿金钱板《辣歌谣》登台，川渝学子许下“三年之约”，沈伐与徒弟王迅同台演绎“王保长”，传承在代际互动中得以生动呈现。

本届曲艺节的实践，彰显曲艺传播的独特价值。但曲艺真正嵌入日常肌理，还面临一些现实课题，比如外力推动与曲艺内生发展如何衔接。这恰是本届曲艺节引出的思考起点。

节庆的逻辑是短期集中展示，日常的逻辑则是持续融合。放眼各地，仍有地方满足于“办活动、演一场”，未把观演氛围转化为抬头可见、随时可入的文化场景，散场即冷场；一些景区文旅融合中，曲艺被片面当作引流手段，说唱沦为背景音。曲艺是方言与地域的艺术，而如今不少作品中，方言退场、地域色彩淡化问题严重。有些跨界为创新而创新，一味追逐声光电与不同表演手法混搭，口头叙事质感流失，内容空洞浮泛。此外，代际传承也不能只停在师徒同台、少儿登台的瞬间，更要接住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，用他们熟悉的“语法”讲述曲艺里的幽默与智慧。

曲艺要走进日常，归根到底要培育内生动力：一端靠阵地、空间、人才的制度保障；一端守住说唱本体，警惕日常化滑向低俗化，防止曲艺在融合场景中丧失主体性。这一辩证关系，可在承办地广安的后续规划中观察。节前系列展演预热，节后谋划“月月有曲艺、场场有特色”；借办节契机新建百余处曲艺阵地，搭起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展演网络，并计划做强本土品牌、探索阵地专业化运营。政府部门搭好了平台，也创造了激活活力的条件。但外部条件不等于内生动力自动生成：阵地与品牌的价值发挥作用，还要看本土队伍能否自主创作、自主策划，把政策搭建的平台转化为扎根生活的力量。这同样是许多承办各类节会的地区共同面对的课题。

节庆能激活场景，但不能替代说唱现场的情感联结。能否将节会流量变为文化存量，关键在于把办节凝聚的能量转化为涵养阵地、打磨作品、培育人才、滋养观众的长效机制。行政力量尤需完成从“点火者”到“托底者”再到“守护者”的角色递进：重在价值引领、政策供给、统筹协调、创演扶持与基础保障，而将内容生产、传播运营交由专业团队，依托稳定机制运转。**“马街书场”直播账号的实践可作参照：地方政府为“马街书会”常态化运转做好扶持托底，账号积累线上受众，则靠运营团队尊重长篇大书艺术特质、吃透网络传播规律的积极探索。**院团应保留新作试演、常态化登台的固定阵地；直播间亦可成为当代“新书场”。创作上要建立稳定机制，让现实题材转向对普通人生命状态与情感的细腻刻画。

曲艺的生命力永远扎根民间现场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守正创新、扎根烟火，曲艺方能找到真正融入日常的生存方式，持续滋养大众的精神世界。**（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）来源：人民日报**

新闻链接

第十二届中国曲艺节于2026年10月26日-30日在四川广安举办，这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国家级曲艺盛会，主题为“曲艺的盛会 大众的节日”。近100个节目、40余个曲种登台、20余家院团参与。

本届曲艺节由中国曲艺家协会、四川省委宣传部、四川省文联、四川省文旅厅主办，广安市委市政府、四川省曲协承办。

长征的苦难岁月

——《伟大的长征》观感

□ 王卫国

丙午马年，适逢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，长达60集的重大革命历史剧《伟大的长征》在央视热播，收视广受关注。该剧以弘大的历史视野、完整的叙事手法，气势磅礴地再现了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革命历程。引发线上线下热议不断。

茶余闲暇时，与朋友常常交流观剧的心得，情感共鸣：长征的岁月真苦、真难。

常言道：苦不苦，想想红军两万五；累不累，看看革命老前辈。剧中伟人运筹帷幄的战略决策、红军将士们跋山涉水的艰难行军、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、衣衫褴褛却意志坚定的红军身影等一幕幕重现的历史画面，直击人心，发人深思！

长征的苦难，是浴血奋战、向死而生的牺牲之难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红军被迫告别根据地，开启绝境突围。一路上，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，硝烟始终笼罩漫漫征途。长征途中，红军平均每三天就要经历一场激烈战斗，每行进三百米就有一名战士壮烈牺牲。湘江战役最为惨烈，数万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，江水被热血染红，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湘江之畔。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掩护中央红军的战斗中，腹部中弹被俘，宁死不屈，断肠明志，壮烈殉国。无数将士舍生忘死，以血肉之躯直面凶险，用牺牲为部队劈开前行的道路，这是长征途中最沉痛也最壮烈的苦难底色。

长征的苦难，是绝境求生、直面天地的磨砺之难。红军在摆脱敌军围剿后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接踵而至。翻越夹金山时，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终年冰封、空气稀薄、寒风呼啸。红军将士身着单薄衣衫，踩着积雪寒冰艰难攀登。无数战士体力透支，永远长眠在皑皑雪山之中。穿越松潘大草地时，无边的沼泽危机四伏，泥潭、毒水遍布。粮食断绝后，将士们以草根、树皮、皮带充饥，毒水浸泡伤口、饥饿侵袭身躯，无数战士熬过战火，却没能走出茫茫草地。没有充足物资，没有安稳后方，红军在绝境中咬牙坚持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自然考验。

长征的苦难，是信念不灭、矢志不渝的坚守之难。长征途中，红军始终身处绝境，前路是未知的凶险，后路是步步紧逼的敌人。长征出发时，中央红军八万多将士，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时仅剩七千余人，九成以上的将士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。但纵使前路漫漫、苦难重重，没有一名幸存者轻言放弃。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身患疟疾，即便寒夜油灯黑暗，但仍潜心研判局势，心系红军前途；向轩，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。七岁投身革命，九岁踏上漫漫长征路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草鞋磨破，脚底布满血泡，饥饿、严寒、伤病轮番袭来；但他送信、站岗，一样任务不落，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。一句：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”，道尽了少年的赤城与刚强。

像这样的典型还有很多很多，支撑他们熬过苦难的，是救国救民的初心，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，是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。正是这份纯粹而坚定的信念，让红军在一次次绝境中重生，创造了一个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
剧中还再现了1936年2月毛泽东主席站在黄河岸边吟咏《沁园春·雪》的历史画面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……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……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诗词场面宏大、气势磅礴，影响深远。

如今山河安宁，硝烟远去，我们不必再翻越雪山、跋涉草地，更不用煮皮带、啃树皮，但先辈们的留下精神要永远铭记，要不忘过去的苦，珍惜今日的甜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勠力同心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。 **（作者系宝丰融媒记者）**